墨客揮犀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客揮犀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晉張華，初惠帝時，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，以示華。華見慘然。曰：「此謂海鳧毛也，出則天下擾攘矣。」陸機嚐餉華鮓，於時賓客滿坐，華發器，便曰：「此龍肉也。」眾未信之。華曰：「試以苦酒濯之，必有異。」既而五色光起。機還問鮓，於時雲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，質狀殊常，以作鮓過美，故以相獻。武庫封閉甚密，其中忽有雉雛。華曰：「此乃蛇化為雉也。」開視，雉側果有蛇蛻焉。吳都臨平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捶之無聲，帝以問華。華曰：「可取蜀中桐材，刻為魚形，扣之則鳴矣。」於是如其言，果聲聞數裏。初吳之未滅也，鬥牛之間嚐有紫氣，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，未可圖也。惟華以為不然，及吳平之後，紫氣愈明。華聞豫章人雷煥，妙達緯象，乃要煥宿。屏人曰：「可共尋天文，知將來吉凶。」因登樓仰觀，煥曰：「仆察之久矣，惟鬥牛之間，頗有異氣。」華曰：「此何祥也？」煥曰：「寶劍之精，上徹於天耳。」華曰：「君言得之，吾少時有相者言，吾年出六十，位登三公，當得寶劍佩之。斯言豈效歟？」因問曰：「在何郡？」煥曰：「在豫章豐城。」華曰：「欲屈君為宰，密共尋之，可乎？」煥許之。華大喜，即補煥為豐城令。煥到縣，掘獄屋基。入地四丈餘，得一石函，光氣非常，中有雙劍。幷刻題，一曰「龍泉」，一曰「太阿」其夕鬥牛間，氣不複見焉。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，以拭劍，光芒豔發。大盆盛水，置劍其上，視之，曰：「精芒眩目。」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，留一自佩。或謂煥曰：「得兩送一，張公豈可欺乎？」煥曰：「張公將受禍，此劍當係徐君墓樹耳。靈異之物，終當化去，不永為人服。」華得寶劍愛之，

常置座側。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。報煥書曰：「詳觀劍文，乃幹將也。莫邪何複不至？雖然，天生神物，終當合耳。」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。煥更以拭劍，倍益精明。華誅，失劍所在。煥卒，子華為州從事。持劍行經延平津，劍忽於腰間躍出，墮水。使人沒水取之，不見劍，但見兩龍，各長數丈，蟠縈有文章。沒者懼而反，須臾光彩照水，波浪驚沸，於是失劍。華歎曰：「先君化去之言，張公終合之論，此其驗乎！」華之《博物》多類此。

唐龍圖恬靜寡欲。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，舟南渡，徘徊不進。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職由以四月為限，分遽之任，得無獲趨利之譏乎？」逾月乃至。當時仕宦者無不愧服。

張宗永，華州人，倜儻不羈，善為詩。寶元中，以職官知建安縣。時鄭州陳相尹京兆，宗永嚐以事失公意。公有別業，在鄠杜縣間。宗永知公好絕句詩，乘閑詣之，於舍壁大書二韻雲：「喬鬆翠竹絕纖埃，門對南山盡日開。應是主人貪報國，功成名遂不歸來。」莊督錄以聞，公覽而善之，待之如初。宗永嚐有詩雲：「大書文字堤防老，剩買峰巒準備閑。」嘉句甚多，往往膾炙人口。

舊製，天下貢舉人到闕，悉皆入對，數不下三千人，謂之群見。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，班列紛錯，有司不能繩劾。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，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。蓋欲限其前列也。至有更相抱持，以望黼座者，有司患之。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，然尚不減數百人。喜祐中，予忝在解頭，別為一班，最在前列。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，稍應拜起之節，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。每為閣門之累，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。唯見三色，謂舉人番人駱駝。

曹武穆知渭州，號令明肅，西人懾憚，由是邊境無虞。一日方召諸將飲食，會有叛卒數千，亡奔出境者。候騎報適至，諸將相視失色，公言笑如平時，徐謂騎曰：「吾命也，汝無泄。」西人聞之，以為襲已，皆殺之。

山民雲熊於山中行數千里，悉有潛伏之所，必在石岩枯木中，山民謂之熊館。惟虎出百里外，則迷不知道路。

楊行密之據揚州，民呼蜜為蜂糖。夫蜜、密二音也，呼吸不同，字體各異，亦由茄子、伽子之義。甚哉，南方之好避諱者如此。

山穀言：「餘頃與範內翰、純甫同局。純甫多能言事。方公初官鳳翔時，年尚少，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，忽蹶起著公服，執手板，危坐久之，率以為常，竟莫識其意。純甫常從容問之，答曰：「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。」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，豈可不敬耶。

孫之翰，人嚾與一硯，直三十千。孫曰：「硯有何異，而如此之價也？」客曰：「硯以石潤為賢，此石嵁之則水流。」孫曰：「一日嵁得一擔水，才直三錢，買此何用？」竟不受。

孫元規知杭州，扌適奸發伏，號為神明。有僧元夕市中，然頂求化，以新寺字。左右施利山積。公出見，立馬不行，瞰其情。久之，入呼僧前，詰其奸狀，僧惶恐頓伏。又一僧醉臥道上，為邏者所擒。公問其故，僧答曰：「野性所嗜，不能自禁。」又問：「複能飲酒否？」曰：「公家賜酒，安敢不飲？」遂與酒一壺，一引而盡。公戒邏者曰：「速扶師歸院，勿使為群小侵侮。」僧明日聲鼓登坐，謂眾曰：「吾西域之人也，溷跡於此，不幸為此子聽識，不可複留矣。」於是結跏跌坐，奄然而逝。其分別淑慝，皆此類也。

石參政中立，性滑稽。天禧中，為員外郎。時西域獻獅子，畜於禦苑，日給羊肉十五斤。嚾率同列往觀，或曰：「彼獸也，給羊肉乃爾。吾輩忝預郎曹，日不過數斤，人翻不及獸乎？」石曰：「君何不知分也，彼乃苑中獅子，吾曹員外郎耳，安可並邪？」

趙侍讀師民，學問淳德，天下所共稱也。仁廟時講書後殿，說乾卦四德，至貞字，不以他音代呼，直言其字。近侍皆掩口，公徐曰：「臨文不諱。」講罷，帝目送之，顧左右曰：「此真古儒也。」其眷重如此。

臨川謝逸，字無逸，高才，江南勝士也。魯直見其詩，歎曰：「使在館閣，當不減晁、張。」朱世英為撫州，舉八行不就，閑居多從衲子遊，不喜對書生。一日，有貢士來謁。坐定曰：「每欲問無逸一事，輒忘之。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？」無逸熟視久之，曰：「舊亦一書生，後甚顯達，嚾參大政。」又問：「能文章否？」無逸曰：「也得。」無逸之子宗野，方七歲，立於旁，聞之匿笑而去。